

焚書收燼

周書

庫文閣內		
九	四	和
函	三	
五	九	書
架	冊	類
	號	

(七册)

內閣文庫	
番號和	24399
冊數	7(7)
函號	191 5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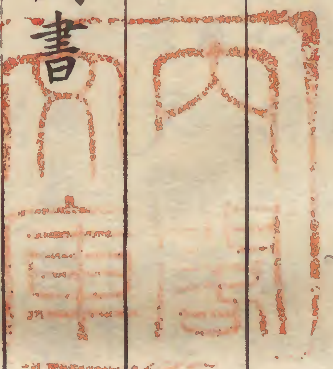




焚書收燼卷之六

周書

君陳



東野

門人

淺草文庫
諸葛蠡 撰

源清熙 校

竹書紀年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曰按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坊記鄭玄註亦以君陳為周公之子伯禽之弟也燕世家云成王時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東於洛陽為東郊本篇云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此周公所主其馮居之後使君陳代乏也舊本此篇在周官下按紀年周官之作

焚書收燼

卷之六

一

函司婁歲

在成王十九年則宜在此篇下也

王若曰君陳呼名惟爾令德句孝恭惟孝論語恭作平是也

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言君陳克孝于

親友于兄弟此有令德當下以其心克施中政事是以命汝為東郊之尹敬哉戒之辭鄭玄曰天子之國

五十里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教安民亦

為近郊慎乃司茲率厥常常道也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當治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

惟馨呂祖謙曰四句所謂周公之訓也蠡曰至治明德固非有香氣物而澗溪之毛行潦之水

君子享之神不吐黍稷固馨而犧牲肥脂粢盛豐潔小人奉之神不福則知不馨彼而馨此也爾

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呂祖謙曰時揭上四句之辭猷訓有道之教蠡曰式法也

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無母也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

禮緇衣篇若下有己字既見聖亦不克由聖仇執我

亦不爾其戒哉人情率如此爾惟風下民惟艸汝

善而民圖厥政莫或不艱所以為難者凡民未見

善矣不克用且其德亦如艸偃聖則若不克見既見則

風善惡易從無特操故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則繹緇衣篇無則繹二字○謀其政固

偏斷之自從師衆虞度繹尋繹也出入其辭亦從汝衆之謀度衆論既同則又尋繹而思之蔡沈曰

所謂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爾有嘉謀嘉猷則入

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

之德告古毒反、二后字、坊記春秋繁露、並作君、二斯字、並作此、○董仲舒曰、臣有惡、擅名美、故

忠臣不顯諫、欲共由、嗚呼臣人咸若夫若時惟良顯哉

君出也、蠡曰、猷亦謀、坊記、無臣人咸、**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王曰

若四字、時作是、**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王曰

接上文自凡人至顯哉、泛言人臣仕君施政之方、以戒之、至于此、又述下君陳治東郊之方、以戒之、故

更端呼其名而告之、昧者不察、妄加王曰字、已、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倚、偏勢作威、猶狐借虎威、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從七

和、四句亦周公之訓、故先曰弘周公丕訓、殷民在辟、辟、婢亦反、下皆同、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

爾勿宥和而惟厥中執其兩端有弗若于汝政弗

化于汝訓、辟以止辟、讀乃辟、蔡沈曰、刑期無刑、有下

刑之、蠡曰、有字蒙至、止、辟、所謂寬而有制、扭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

宥、扭、女九反、敗、必邁反、○扭、習也、姦、宄、敗常亂俗、

則此亦姦宄敗常亂俗之人、故扭爾無忿疾于頑、習之初、猶雖、細、不宥之、所謂有制、

無求備于一夫、孔安國曰、頑、器、不喻者、訓之、使人

於一人、所謂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上句、

寬、容之道、作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蔡沈曰、小不忍、則亂

大謀、必有所忍、而後有所濟、蠡曰、一必字、兼蒙二

句、有忍、無忿疾于頑也、有容、無簡厥修、亦簡其或

求、備于一夫也、皆承上而言、函、用、禮、藏

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簡撰也、修、修短之修、長也、二句亦無念疾

于頑、無求、備于一夫之術、撰其人、所長而用之、其短則舍而不問也、下句舉直而措諸枉之意、導頑

法、惟民生厚生性也、敦樸也、因物有遷無特操也、違上所命從

厥攸好好呼報反、○蔡沈曰、其所令、爾克敬典在、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

德典常典、在、在察、時乃因不變惟艸、允升于大猷

猷道也、尚、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孔安國曰、其爾之膺當也、

休終有辭於永世美名不朽、于永世、

周官

小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史記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

惟周王例單稱王、初、撫萬邦巡侯甸見下稱周王者、四征弗庭綏厥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並非矣、本文直云、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是非滅淮夷、而還歸、按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此周官作、召公而非、周公明矣、

惟周王例單稱王、初、撫萬邦巡侯甸見下稱周王者、四征弗庭綏厥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並非矣、本文直云、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是非滅淮夷、而還歸、按竹書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此周官作、召公而非、周公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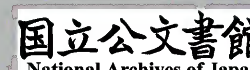
兆民孔安國曰、弗庭、不直也、蔡沈曰、葛氏謂弗庭、不來庭也、崎允明曰、雖孔傳從釋詁文、然左

傳多稱不庭者、不來庭之義、故當從葛說、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

周董正治官辟必亦反、治如字、下同、○蔡沈曰、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董督

也、程伯圭曰、按周禮行人職、侯服一見、以至要服六、歲一見、視下文六年五服一朝、則六服侯甸男采衛要畿內不在其數、蠡曰

治官所謂三公三孤六卿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蔡沈曰若

猷古昔大道之典蠡曰推曰猶言其唐虞誓古建

文例曰若似倒當王若曰法只其唐虞誓古建

官惟百雖堯舜亦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十二牧庶政惟和萬國咸寧皆用夏商官倍亦克

五服則唐虞一百夏二百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

十夏后氏官百者禮記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蠡

曰所謂惟百言大槩不必限數官倍謂下比諸唐虞

稍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官人無方今予小

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祗音支○欲成王者仰惟

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言我思前代之時如此教道

其官也以下審說前代立諸

官及王自立太師太傅太保文王世子云凡三王

教之事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

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

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

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

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據之則三

公三孤非周時始立其官三代既有茲惟三公茲

之今召公以王命告之有邦諸侯

指論道經邦也蔡沈曰論講明燮理陰陽蔡沈曰燮

亮天地義亦同蠡曰陰陽字經文初見官不必備

惟其人則自古昔人有其德少師少傅少保少並詩

曰三孤蔡沈曰雖三公之貳貳公弘化如少傅奉

焚書抄燭 卷之六 四 海月樓藏

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

寅亮天地

寅音夷。○燮理

是也與論道經邦對

弼予一人

天子自稱。冢宰掌邦治統百

而施中之政治

官均四海。孔穎達曰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下帥

又太宰職云禮典以統百官馬融曰冢大也宰治也蔡沈曰冢長也

司徒掌邦教敷

五典擾兆民

孔穎達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下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大宰職云教典以擾萬民舜典云契為司徒敬敷五教蔡沈曰擾馴也

宗伯掌邦禮

治神人和上下

孔穎達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下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

國宗廟也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

邦國

孔穎達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下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孔穎達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下帥其屬而掌邦刑以

佐王刑邦國其職云刑邦國詰四方周禮云邦刑此云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蔡沈曰禁者禁於

未然也姦曰蔡說似拘矣孔安國曰詰治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

利。孔穎達曰周禮冬官七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利邦事又云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王制記司

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周禮云邦事此云邦土土以居民為急故姦曰四民字初見六

卿下各以三字二句統其職辭簡而旨有餘且如百官四海五典兆民六師四民則用數目立言如

神人上下邦國姦慝暴亂地利以二物相對者立言錯綜為文學者所宜玩味也

六卿分

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沈曰周禮每卿

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祖謙曰冢宰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也六年五

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朝直遙反下同○周禮
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
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世一見所謂六年五服一見一朝者如謂五服諸侯六
年而一朝其實則未始有與周禮異何則從服之
近遠故有每歲一見者有二歲一見者至要服極在
遠裔故六歲一見是以六歲而後五服朝覲始畢
故云六年一朝也且六服而謂之五服者自禹貢
以來合九畿通稱五服故此篇亦做古時通稱言
五服篇首乃稱六服則可見此雖稱五服其實六
服也程伯圭謂侯服歲一見不在其數亦非也又
六年合上六年謂又十二年也大行人云十有二
歲王巡守殷國是也時巡以四時巡行各友一如
舜典所言也此王命而謂王乃時巡稱夏殷先王
巡行之禮也非成王自稱為王先儒未精思于此
等之東可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
謂踈漏已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

黜陟皆如舜典所述王曰此前代之王訓迪厥官之辭非
成王曰且論文法則王字行文

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指述職欽乃攸司慎乃出令

出尺類反又如字○欽慎互文令出惟行弗惟反出如字○以公

滅私民其允懷公私字初見上句單言反此句學

古入官子產曰我聞議事以制子產亦稱此語政

乃不迷二句上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上正論之字指我所率者蓄疑敗謀蓄勅六反敗

下反論亂者紫奪朱之意蓄疑敗謀必蘊反○疑

謀勿成怠忽荒政對不學牆面孔子所以莅事惟

煩莅音利又音類戒爾卿士使諸侯戒其功崇惟

志業廣惟勤

功當志高

惟克果斷

乃罔後艱

斷下

亂反

○亦綜上二句

位不期驕

祿不期侈

顯其人而御

下也非所

以期驕侈

作德心逸

日休

作偽心勞

日拙

德偽之

事也偽者

居寵思危

罔不惟畏

弗畏入畏

功者不

思危

効結

推賢讓能

廢官乃和

不和政

形

推通

孔安國曰

亂也

爾之能稱

匪其人

惟爾不任

知其能

于其官者而

人君二者各提

一旬戒反

之過失

舉能其官

惟

于其官也亦皆對語

于其官也亦皆對語

前六句示

臣與君之行

此四

句單示

君道以結語者

間謂當戒汝所

率之卿士

此所以

主本官

客屬官

也前代之王

訓迪

王曰

是成王

曰也始舉前代之

厥官者止于此

王曰

是成王

曰也始

舉前代之

于此召公稱

成王之命

嗚呼

三事暨

大夫三事即

立政三事也

蠡曰

雨無

正

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詩亦有

三事大夫

與此

同

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也與下代

有官君子

欽

以佑

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

乃攸司慎

乃出

令

同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

無斁

辟必亦反

斁音亦

○斁

斁音亦○斁

顧命

從今文併

顧命

孔穎達曰說文云顧還視也鄭玄曰迴首曰

顧此言臨終之命

曰顧命將死迴顧為語也

註云臨死遺書

愚按顧命猶云遺言也

竹書紀年云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即位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漢律歷志云周公攝政七年復王明辟明年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侯于魯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翌日乙丑王崩此二書皆謂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求此法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丙辰朔二日丁巳冬至復明辟明年正月己巳朔凡三年自冬至至冬至積日凡一千零九十五日八千四百八十四分八十八秒以六甲除之不盡十六日弱自丁巳命之至十七日癸酉冬至即知成王八年正月己巳朔五日冬至自成王八年正月五日癸酉冬至至三十七年冬至凡二十九日積日一萬零五百九十三日二千零二十分零二秒以六甲除之不盡十三日二千分餘自癸酉命之至三十四日得丙午冬至以積日加四日此自八年正月朔至三十七年冬至日數也以朔實除之積三百五十八月不盡

二十四日六十分此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丙午冬至也其朔為壬午可知矣又自八年正月己巳朔至此朔凡一萬零五百七十三日弱以六甲除之不盡十三日自己巳命之至十四日得壬午朔也成歲凡三百五十四日者十二年三百五十五日者七年三百八十四日者十年成王三十七年正月壬午朔小二月辛亥朔大三月辛巳朔小四月庚戌朔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律歷志甲子日十五王乃洮頽

水洮他刀反頽音悔說文律歷志並作沫說文云古文作頽○洮洗也頽醜同禮洗面謂之醜孔

安國曰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洮頽相被冕服憑玉几反相息亮

說文憑作凭○鄭玄曰相正王服位之臣孔穎達曰覲禮王服衮冕而有玉几周禮司几筵云凡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六 通鑑

前南觀王位設黼辰辰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

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蠡曰文王之

召芮周同姓國孔安國曰六人即天子六卿朱熹

曰大保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

以美詔王帥其屬守王之門孔安

漸惟幾音機病日臻既彌留漸鴻漸之漸言疾日

漸也恐不獲誓言嗣恐立勇及鄒季友曰嗣詔

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註云茲予審訓命汝言我

篤之後恐不得誓而告于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嗣子是以前日詳教命汝

奠麗陳教重直龍反麗舊力馳反今讀音禮○宣

通用定禮則肄肄不違肄肄猶用克達殷集天命

達于成湯就在後之侗侗音同馬本作詞○按古

子以同作童侗童也指康王孔安國以為成王敬

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迓五駕反○爾

允明日逾偷通苟且也蠡曰無母也禁止之辭嗣

嗣位也大訓即宣布先王之先烈而所定之禮布

在方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殆允明日悟寤通蠡

爾尚明時朕言時字指守文用保元子釗康弘濟

于艱難弘濟廣柔遠能迺安勸小大庶邦此戒命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符音

密北反、○孔安國曰貢進也蔡沈曰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蠡曰人指世人亂不訓治冒

犯犯顏也非幾猶云未有其幾也成王言我思惟之彼世人自廢亂威儀者汝群臣無以釗犯顏進

諫于未有其幾之前故也此其身正則不令而行之意顧命止于此以下史臣錄嗣位事記事之體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孔安國曰綴衣帷帳群臣已受賜命還木位徹

出帷帳於庭王寢於北墉下東首蔡沈曰喪大記云疾病君徹縣東首於北墉下是也孔穎達曰王

先在幄帳中發命訖反寢處遂徹出之將欲為死備也蠡曰皆以意言之未易從焉立政篇云虎賁

綴衣趣馬此綴衣為官名明矣而此篇以為為幄帳雖古豈若此乎且以出為徹出亦未穩愚按茲既

受命還出絕句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馬奈四字恐下文簡編錯入此

有成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于

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貴音奔○蠡曰仲桓不知何人

南宮毛南宮括後史記云太公奪子丁公呂伋立是召伋齊侯名太公子也崎允明曰爰撥通助也

孔安國曰此時康王當在王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更新逆之蠡曰此安國不知寢

廟之制而妄說耳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疏云凡大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

堂有序牆者曰廂此篇乃有東西序西夾之文知此南門則廟門而非路寢門也且下文明言諸侯

出廟門俟不言出路寢門也孔又云路寢殯之所在此故謂路寢門為廟門是其意妄謂三代之有廟

如漢之有園陵在城外之地成王之崩其尸未入于廟也是以有其說耳殊不知三代以前未有墓

祭至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秦制而作園陵公羊莊三十二年傳云凡宮前曰廟後曰寢可見古

焚書收燈 卷之六 十一 孟明 孟明

寢廟皆在禁中禮聘義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古諸侯朝聘於廟者使祖先明知其事也豈朝聘之事於城外之地哉然則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者使在成王左右于路寢者延入于廟門也延入翼室恤宅宗

釋言云翼明也喪大記云諸侯薨於路寢知天子亦崩於路寢蔡沈曰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引入之為憂居宗主也蠡曰二說並非也翼室所謂夾室夾大宮如鳥翼故曰翼室在廟左右恤宅宗未詳

丁卯命作冊度孔安國曰命史為冊王蠡曰冊即下文太史秉書御王冊命是其冊也金縢篇云納冊于金縢洛誥篇云王命作冊無下稱冊度者故孔解度為法度而未穩竊謂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蔡沈曰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以供喪用蠡曰命字蒙三職

狄設黼辰

按喪大記云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

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由此觀之命上須材者使虞人也狄人所掌非一或設階或出壺或設黼辰

此或掌喪事小吏與祭統所謂翟者樂吏之賤者自異矣鄭玄以來不知而混同不可不辨焉黼

辰或作斧依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

鄉而立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鄭玄曰依如今繡素屏風有繡斧文蓋以黑自繡之也綴衣

官名掌下數事疑此下古有于庭二字牖間南嚮

數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

侯王位設黼辰辰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

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酌席亦如之蠡曰下云秉璋以酢此酌席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蠡曰揆彼文則此一坐即三重下

三坐則再重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惟右几蠡曰據彼文則几亦如此孔安國曰篋桃枝竹鄭玄註周禮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南都賦云其竹則籊籊篋篋李善曰篋桃枝爾雅云緣謂之純蠡曰按黼純以下繒有繡斧文者為緣孔穎達曰華是彩之別名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西

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具仍几底之履反下同爾雅云東西

廂謂之序孔安國曰底蕝華王肅曰青蒲席禮註亦謂蒲席為蕝華蠡曰各以意言之按周禮次席黼純次底音近故誤孔安國東序西嚮敷重豐席曰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

畫純彫玉仍几孔安國曰豐莞爾雅云莞苻蘿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

為席蠡曰周禮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筵右彫几爾雅云金謂鏤玉謂彫西夾南

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孔穎達曰按天子之室有左右房以其夾

中央大室謂之夾室孔安國曰筍莞竹爾雅云筍竹萌孔安國曰玄紛黑綬孔穎達曰鄭玄周禮註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蠡曰周禮言紛純者五並無玄字此篇恐行文越玉五重陳

寶重直容反○蠡曰越及也次上之辭五重乃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也陳寶赤刀大訓河圖

之類總下文所陳之者非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

西序孔安國曰赤刀赤刀削孔穎達曰考工記云蔡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註云曲刃

也拊謂把也孔安國曰大訓虞書典謨鄭玄曰禮法先王德教蔡沈曰三皇五帝之書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考工記云琬圭琰圭皆九寸蠡曰琬琰唯周禮有明文其它各自以意言耳未易從焉以大訓為典謨者殊可哂安國每言書三千篇孔子刪之為百篇夫成王之崩也在孔子未生幾年哉何以能知

周家君臣於三千篇而取中典謨哉且言未歷秦火時舜典後有汨作九共蒙飲何取典謨而遺此數篇與可謂自不知已說之齟齬也且顧命文云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然則所謂大訓謂指下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者言言之則可矣謂典謨及三皇五帝之書者皆屬臆說乃一掃之可也 大玉

夷王天球河圖在東序孔安國曰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氏至

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孔穎達曰夷常釋詁文禹貢雍州所貢球琳琅玕知球是雍州所貢也以河圖為八卦者當孔之時必有書為此說也王肅曰夷王東夷之美玉天球色如天蔡沈

曰球鳴球蠡曰古器不可知者多強名狀之亦鑿矣宋書符瑞志云成王少與周公觀于河沈璧禮畢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坐胤之舞衣大貝鼗鼓

之而去所謂河圖蓋言是也胤之舞衣大貝鼗鼓

在西房藝扶云反○孔穎達曰夏書有胤征知胤國名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

如大車之渠考工記謂車因為渠陸德明曰兌之車渠車輪也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鼗鼓兌之

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兌徒外反○孔安國曰兌和古之巧人垂

舜共工西房東房東西夾室孔穎達曰垂是巧人知兌和亦巧人也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所以

重顧命也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

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孔安國曰大輅玉綴輅金

皆南向先次二輅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蠡曰周禮中車掌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安

國以此充之而予未知此篇四路與彼五路同異且以少其二說者紛紛馬融王肅等謂不陳革路

革路戎輅兵車非常故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義二者皆為副車先輅金路也綴輅玉路之貳次

輅金路之貳不陳象革木者主於朝祀而已程伯圭曰玉路金路無副車象革木皆有副車王象玉

圭曰玉路金路無副車象革木皆有副車王象玉

圭曰玉路金路無副車象革木皆有副車王象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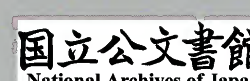
圭曰玉路金路無副車象革木皆有副車王象玉

圭曰玉路金路無副車象革木皆有副車王象玉

路則四路皆從，是金綴於玉也。象金路，則三路皆從，是象綴於金也。若象革木，則自有副車，而他路不復連綴也。諸說區區如此，姑錄俟後之君子。蔡沈曰：賓階西，阼階東，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穎達曰：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孔穎達曰：禮大夫服冕，皆士也。蠡曰：使士衛門階。大夫衛堂上者，爵之尊卑。鄭玄曰：雀，言如雀頭色。雀弁，如冕黑色，但無藻耳。阮謚二禮圖云：雀弁以三十針布為之。孔安國曰：惠，三偶矛。鄭玄曰：斜刃宜芟刈。孔穎達曰：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亦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古今兵器，名異體殊，其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蠡曰：畢門，他無所見，蓋廟門左傳及禮儒行篇，有畢門圭竇。按畢門，門傍僅容人之小扇，今傳成王之顧命，故閉門而禁人，唯門傍小扇，得有司之出入，故使二人衛之，禁禦非常也。安國以下，為

路門名者，不知所據也。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孔穎達曰：綦音馬，本作騏，祀音士。○孔安國曰：綦，文鹿子皮弁，馬融曰：騏，青黑色。說文云：騏，馬青驪。文如博基也。詩云：駕我騏驎。疏云：色之青黑者，名綦。馬名騏，知其色如綦。文、蠡曰：雀弁綦弁相對，以馬色名弁，似是。唯綦字，博雅云：綺絲也。若依字解之，則似以綺作之。周禮云：戈長六尺六寸。鄭玄曰：今之句子戟，孔安國曰：堂廉曰祀，蠡曰：祀，或作危。西京賦云：金祀玉階。廣雅云：祀，砌也。卓氏藻林云：祀，殿階也。孔傳非矣。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孔穎達曰：周禮司服，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知

服冕者，皆大夫，垂旒為冕，無旒為弁。版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孔安國曰：劉，鉞屬。鄭玄曰：蓋今鑿斧。蔡沈曰：東西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鄭玄曰：鉞，大一人冕執戣，立于東。音一，一人冕執翟，立于



西垂孔安國曰、戮瞿、皆戰屬、無序外階上、鄭一人

冕執銳立于側階銳以稅反、蔡沈曰、銳當作銳、說文云、銳、侍臣所執兵、周書曰、一

人冕執銳、讀若允、○蠡曰、明堂位云、三公在中階之前、廟堂亦當有中階、士綦弁者四人、二人分各

夾東西階、大夫一人、立於中階之側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通云、

大歛之後、稱王者、明不可一日無君也、何以知下從死後、加王、以下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周禮、有六冕、

用三十升麻布衣板、上玄下纁、鄭玄曰、八十縷為升、孔穎達曰、王麻冕、蓋衮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

則充冕、其卿士邦君亦當各以命服、鄭玄周禮註云、充衣五章裳四章、則非獨有黼而特言黼者、舉

一見其他、如采菽詩云、玄冕及黼是也、禮、君升階、此由賓階升者、未受顧命以為主也、卿士

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孔穎達曰、禮無蟻裳、蟻者

裳黑色、蠡曰、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曰、褚

幕丹質、蟻結于四隅、鄭玄註云、以丹布幕覆棺、畫

其四角、如蟻往來交錯、所謂蟻裳、亦蓋如此也、呂

祖謙曰、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

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

可純用凶服、酌于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太保太

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安國曰、大宗、宗伯、孔穎達

赤色之、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齊太史

秉書、由賓階、齊孔安國曰、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

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上宗、即太

宗、孔穎達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

守之、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

酒、知同是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

諸侯、蠡曰、介圭、恐非鎮圭、按下文云、秉璋、以酢、郊

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以酢、祭統云、君執圭瓚

焚書抄卷之六 十六 函司毒載

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註云、瓚裸器、以圭璋為柄、明堂位云、灌用玉瓚大圭、註云、瓚形如小盤、容五升、以大圭為柄、由此觀之、圭也、璋也、皆瓚柄、但瓚之柄、璋者、呼其瓚為璋、柄圭者、呼其瓚為圭、此大保承介圭者、必圭瓚、而為君執之、裸之設身、同瓚、恐酒器、如尊彝之類、或單稱同、或複名稱同、瓚亦必非爵與冒二物、下文云、乃受同瓚、王三宿三祭、則似王受介圭與同瓚、執以裸之、予是以同瓚為尊彝之類、夫鎮圭與冒、雖天子所執、而無用于今日也、不如與以無用之器、為說、寧以當日之用、物而解之矣、且白虎通引下文云、尚書曰、再拜與對、乃受銅瑁也、此以同作銅、然則同瑁乃所以銅作之器、為酒尊、御王冊命、曰、猶言羞冊命于王、曰、皇

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命故云、皇后、王几、即牖間南嚮、華玉仍几、告命、猶如在、故云、憑玉几、道言也、揚稱也、末命、臨終之顧命、嗣、嗣天位也、訓

順也、言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卜燮和、天下用答揚、先王之道、文武之光訓、孔安國曰、卜法也、孔穎達曰、王肅亦同、然卜之為法、無正訓也、蠡曰、大卜

未詳、恐天下誤、先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訓、先烈之教、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謙辭也、能、不輕忽之

言、謂能嗣守父祖之業、而如字、不必訓、如亂治也、敬忌、見于康誥、忌畏也、言我微細小人、其能從遺命、嗣守祖業、而安治四方、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之民、以敬、畏于天之明威、

三、咤、蘇暫反、鄒季友曰、宿本作肅、咤、陟嫁反、說文、馬本、並作詔、○病、縮同、古字通用、郊特牲云、縮酌用芻、周禮甸師、祭祀共肅、芻、註云、肅讀為

縮、左氏僖四年傳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預云、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今王受同瑁、執圭、璋、酌之、三、縮、束茅、以灌之也、曲禮云、毋

吃食、疏云、吃、言一口古中作聲、蓋鼓舌聲、所謂三吃、每一、縮一、祭、必一嘗鼓其舌、古禮也、齊吃亦同、先儒不達其旨、以宿為進爵、以吃為奠爵、其推究所出、妖妄無稽、無一可為證者、噫、康王事死之禮、永為鳥短命賊、所穢、猶明珠之墮糞土矣、歷代諸儒、稱能通六經者、亦睥其目、唯矇矓不能見、舉其糞汁而不飽、**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上宗命太保、鳴乎悲矣哉、**汝宜受王同、**盟以異同、秉璋以酌、酌才各及、○王瑁、而降收之、**盟以異同、**秉璋以酌、酌才各及、○王縮祭也、所謂君執圭瓚、裸尺、大宗執璋瓚、亞裸是也、盥灌裸同、縮酒也、異同、不用君同瑁、更以他同瑁酌之也、酌、獻也、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酌焉、註云、酌、獻也、是也、彼所謂三重席、上文敷重篋席、黼純也、康王既三重席而酌焉、**授宗人同拜、**上大宗又酌而酌神、禮之通義也、**授宗人同拜、**宗縮畢、以所酌之同、授宗人、而後拜王、周禮、有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有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並宗

伯屬官、安國為**王答拜、**答拜、**太保受同祭、**齊宅、齊小宗伯者、非矣、**王答拜、**答拜、**太保受同祭、**齊宅、齊諸反、○太保受同者、太宗所盟之同也、祭、盥祭也、說文云、齊、嘗也、雜記云、小祥之祭、主人酌也、齊之、今大保、齊之者、非、**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其禮與、**太保降、**收諸侯、所率屬、左右、**出廟門、**侯、舊說以廟門、非矣、辨已見、舊本此、**王出在應門之內、**周禮五門、以下、分為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周禮五門、路出、出廟也、**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自陝以、為出畢門、非、**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自陝以東、諸侯、皆布、**采黃朱、**為采繩、證反、○孔安國曰、陳四黃馬朱鬣、以色、黃下言朱、非馬色、左氏定十年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向、是古人黃朱

鬣知朱朱鬣也。蠡曰古以象為四如象韋象矢象壺酒是也。黃黃馬朱赤馬也。本文止云黃朱豈有其一則馬色一則鬣色乎。誣亦甚矣。賓稱奉圭兼幣。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

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

拜誓首誓音啓下同○孔安國曰衛蕃王義嗣德

答拜嗣德猶言繼好言王義下諸侯朝嗣王不背于周之德太保暨芮伯咸進

相揖皆再拜誓首曰敢敬告天子告古毒反皇天改大

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克恤西土並以姜

為道孔穎達曰姜聲近猷故為道蔡沈曰或云姜若即下文厥若也姜厥或有訛謬蘇軾曰姜姜里也文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瑯琊代醉云按韻書姜善也承上文而言文武大受而善順之

蠡曰姜字未詳諸說未易從焉受姜恐受命之謬言文武大受命若粵若之若爰也爰能愛恤鎬京之民惟新陟王蔡沈曰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畢協賞罰

戡定厥功戡音堪○未賞者養善而進闕者也罰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罰則惡不懼也

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遺唯李反又如字下同○用字指上二句而言後人即康王言用下協賞罰定功之德敷貽此美于康王王其敬

守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孔安國曰皇大也王肅曰寡者少有及之也陸德明曰馬本此以上屬顧命以下為康王之誥歐陽大小夏侯通下為顧命王若

曰若字恐後人羸入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蔡沈曰康王在喪故稱名陳師凱曰春秋昭廿二年夏四月景王崩王子猛在喪書曰劉子單子以王猛

居于皇曲禮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昔君文武不乎富不

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此二十字與下二

句不可解平富與不務咎似句中對因按不

以形似誤平偏以音通誤如無黨無備王道乎乎

是音通者也言不偏富人不務咎人致至不

偏不咎之信于民昭我所行之明于天下也則亦

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

帝此與上對句熊羆之士所謂桓桓如熊如羆也

端命于上帝正我所作之命于天皇天用訓厥道

付單四方乃命建諸侯樹屏在我後之人必利

伯父姓諸侯曰伯父尚昏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

于先王昏暨顧諸侯各雖爾身在外各在乃心罔

不在王室因母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若恐君

冕反喪服白虎通云一年不可有二君故釋冕喪

也反喪釋冕明未稱王以統事也

蘇軾斥康王宅憂君臣皆吉服傳顧命證之以下

孔子謂將冠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

冠且引下晉平公喪鄭子皮將以幣見嗣君子產

止之以為非禮之徵余謂不然成王聖君也周

召賢輔相也周之禮樂崩壞之後予然康王忽遺却

沒豈如後世禮樂崩壞之後予然康王忽遺却

之、犯禮可乎、潘子善嘗以蘇說問朱熹、熹曰、意者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善哉熹也、夫孔子冠禮、士之事也、子皮見晉君、聘使之禮也、並非關天子之事、夫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見厥祖、亦在仲壬之喪、而行其禮、蘇氏謂之何、若以康王為非禮、則孔子俗書、當先宋儒排之、何故取以為後世帝王之模範哉、宋儒動則謂禮、何知禮之有、世畢命 漢志稱此篇為豐刑者、康王在豐、命畢公為法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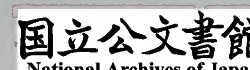
經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越三日壬申、王至于豐、命畢公、竹書紀年謂成王崩、明年甲戌歲、春正月、康王即位、其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今以算法求之、成王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丙午冬至、至康王十二年、冬至、積日四千二百八十三日、三千九百三十九分三十九秒、以六甲除之、不盡三日三千九百三十九分三十九秒、自丙午命之、至

四日、得己酉冬至、又以積日加二十四日、六千分、此自成王正月壬午朔、至此冬至、日數也、以朔實除之、盡百四十九日、不盡七日、六千四百二十九分、餘其百四十九日、數四千四百者、三百五十四日者、五年、三百五十五日者、二年、三百八十四日者、五年也、以六甲除之、四千四百、不盡二十日、自壬午命之、至辛丑、此康王十二年、正月辛丑朔、九日己酉、冬至也、正月辛丑朔小、二月庚午朔大、三月庚子朔小、四月己巳朔大、五月己亥朔小、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也、

惟十有二年、有音六月庚午、肫尾及越三日壬申、五月

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宗周洛邑以成周之衆、命畢

公保釐東郊、爾雅云、釐治也、東郊、即東都之郊、前已周公君陳之所治



王若曰嗚呼父師孔安國曰代周公為大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

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

左右音茲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

茲音秘○茲勞也密邇已見于太甲篇式法也事詳于多方彛士等既歷三紀世變

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虞度也四方無虞謂天下靜謐道有

升降政由俗革升降猶言否泰不臧厥臧民罔攸勤旌別淑慝

張本惟公懋德公畢克勤小物蔡沈曰猶言細行弼亮四世

文武正色率下或色顏色或色誤罔不祗師言師師父嘉績多

于先王武多功予小子垂拱仰成仰垂拱見于武成

王曰

下文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周代

公之往哉敬其職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別彼列反○周禮掌舍云

設旌門註云樹旌以表門蠡曰彰善癉惡樹之風

蓋古隨民行樹旌其門表善惡彰善癉惡癉病也禮緇衣篇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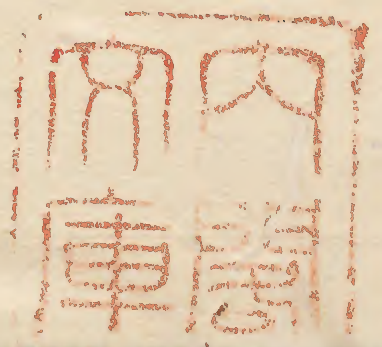
聲曰有國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左氏文六年傳

云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

聲杜預曰因土地風俗爲立聲教之法是也諸說

並非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井九百畝申畫郊圻慎固封字以康四海守始

疆○重規二郊圻者不率訓典者伍伍相得也政貴有恒辭尚體



禁書小 卷之六

用浮華也故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

念哉靡靡隨風貌上文以三句統一事我聞曰述古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

麗萬世同流鮮息淺反悖布內反蔡蒲沒反宋庠

音改悖為背按經史及諸儒多布內反○孔安國

曰蕩放蕩德有德之人蠡曰敝化猶言弊習也以

上古語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呂祖謙曰席藉也蠡曰

猶言憑怙是所謂世祿

家怙侈滅義服美于人周人指紂心美紂服之不從

驕淫矜侈將由惡終誇同所謂敝化奢麗雖收放

心閑之惟艱閑嫻同周公君陳雖以禮制收彼放

義惟資富能訓惟以永年蔡沈曰資資財也蠡曰

難矣哉再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

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孟子亦謂人之為道飽食煖

衣逸居無教則近于禽獸故古有庠序學校之設

此使民資富而後教之則民知孝悌之義無驕奢

陵上之禍則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惟德與義是則

國家永年也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文武之大訓大

訓即與顧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武舊章王曰嗚呼

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安危存亡不剛不柔厥

德允修不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惟周公克慎厥始惟

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

道底之履反○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治直四夷

道文武之大訓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左社罔不成賴其悉受予小子永膺多福孔安國曰膺受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問音

子孫訓其成式惟式訓順也又式法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

厥心也既盡罔曰民寡惟慎厥事勿下以寡少欽若先

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武亦率由文

君牙禮記引此篇作君雅按牙雅通用或脫佳

程伯圭曰小序以為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然篇中但稱文武成康而不及昭王或疑為昭王時書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毘篤忠貞服勞王家

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又司

常云日月為常王建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

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漢谷永傳王作正無之臣二字按下文有先正字從

漢書克左右亂四方左右音心之憂危若蹈虎尾

涉于春冰猶朽索之馭六馬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爾命

為予輔脊脊也脊骨兼續乃舊服無忝祖考服之

服舊服祖考弘敷五典弘廣式法也爾

身克正罔敢弗正孰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建中于民者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小民亦惟曰怨咨禮緇衣篇云君雅曰夏日暑雨

惟日怨鄭玄曰資當作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祈

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蠡曰按緇衣與此篇行

失互有今從緇衣二曰字當作日洪武正韻云祁

盛也如與雨祁祁祁如雲是也此證民罔中如

此厥惟艱哉寒暑天地之常愚民亦能知之猶其

怨咨如此况於下其不可常見者乎何

之孰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小人學道則易使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蔡沈曰文顯

後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孟子啓佑作佑啓罔

事不爾惟敬明乃訓中教民以用奉若于先王對揚

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蔡沈曰君王若曰君牙

五字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照上亦惟先正民之

治亂在茲治直吏反○小序云君牙為司徒也率乃

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辟必亦反○陳師凱

司徒君牙或其子孫蠡曰按竹書紀年昭王六年

錫郇伯命此篇為昭王之命則君牙蓋郇伯也詩

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詩所謂郇伯文王之子而

君牙之先嘗作周司徒治其民故云四國有王郇

伯勞之也

罔命罔九永反字亦作契按史記作契

小序云穆王命伯罔為周大僕正作罔合史

記云穆王即位春秋己五十矣王道衰微王

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罔申誠太僕國之政

作契命應邵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衆

僕之長中大夫也孔穎達曰周禮太御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大御最為長

知此大僕非周禮大僕也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

后怵惕惟厲乾乾夕惕若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侍御初見以旦夕

承弼厥辟亦辟反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

有不臧起居號令下民祗若祗音支萬邦咸休上八字對

惟予一人無良六字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

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交者指君與臣即

慎簡乃僚四字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

其惟吉士便辟連反辟音僻○十四字一句對上

諛厥后自聖二厥字上各置則字看二句謂節濼

石而左右皆曰此不下九石宣王終日自以為能

用九石故亂國之主患存下用三石為九石也此

本書文盡

卷之六

二十六

周禮

卷之六

二十六

周禮

乃僕臣諛厥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德與不德爾無因臣賢否

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無字管到

以下十七字儉人見立政耳目之官使非人其吉

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非人所謂便辟側媚儉人

官則害于其職惟爾大弗克祗厥辟祗音支辟

也辟法惟予汝辜也辜汝王曰文嗚呼欽哉永弼乃后

于彝憲

呂刑

陳師凱曰顏師古云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

刑孔穎達曰呂侯子孫後改封甫如詩云不與我戍甫穆王時未甫名後人以子孫國

號谷之迨稱甫刑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為晉世家林之奇曰呂與甫猶荆與楚

殷與商鄒季友曰呂姓也甫國也甫侯姓呂為天子司寇故亦或稱甫刑蠡曰諸說不同

意者林說為近姑錄俟後哲

漢匈奴傳云周道衰而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作

呂刑之辟史記亦同按竹書紀年穆公征犬戎者在二十一年其作呂刑在五十二年其間

凡四十年必非一時之事

惟呂命

蔡沈曰與惟王享國百年史記曰穆王即位已五十矣又云穆

王立五十五年曲禮云八十荒度作刑以詰四

崩壽一百餘歲九十曰菴

方度待各反○蘇軾曰荒大也猶下荒度土功之荒蠡曰呂侯慶之也詰治也

王曰若古有訓與周官王曰若昔大猷一例凡稱蚩

尤惟始作蚩尤尺之反○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

擒殺蚩尤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

安國以為九黎之君未知所出矣延及于平民化之亦罔不寇賊

鳴義姦宄奪攘矯虔孔穎達曰鳴梟貪殘之鳥爾

堅固之物也言寇賊殘義姦宄攘竊撓固苗民弗用靈制以刑禮縉衣

靈作命是也篆文令靈通用見于博古圖疑命誤

作令轉為靈今從縉衣篇改為命命天子之令命

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孔穎達曰三

世唯士農工賈謂之民故穎達為此說殊不知古

諸侯亦謂之民盤庚以殷民遷者皆諸侯大臣也

其他稱頑民者皆指殷諸侯不可不知也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墨子虐

記與此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椽黥劓刵器反

椽竹角反黥其京反鄭玄曰椽破陰也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麗

有罪無罪而無差別于有辭之曲直字并必政反○言於是附刑則并制

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且盟漸進也蔡沈曰泯泯

昏也焚焚亂也蠡曰罔中于信謂不守約也覆反覆虐威庶戮以虐威所

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

聞惟腥腥音問○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孔安國

也。報虐以威，過絕，苗民無世在下。在下，對上而言，與明明在下同。此雖舜之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因有降格。龍直然堯之命也。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對曰：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民神同位，民瀆神狎，嘉生不降，禍災荐臻，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蠡曰：按安國以蚩尤為九黎者，蓋附會之降格，已見于方篇。皇帝清問下民，曰：舊本，羣后以下十四字，在此穩當矣。故今從墨子，且曰：字墨子有焉，從之。○此皇帝舜也，何以知之？表記云：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是以知之。蔡仲默以為上皇帝，亦舜也，而與楚語不合，故予不敢

取之，清問，無遺之意。鰥寡有辭于苗，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鰥寡無蓋。墨子，無上鰥寡字，蓋行文也。逮作肆，並通，棗作不，蓋非棗通音，故誤作棗。○言汝下民，有辭于有苗者，以下群后之逮在下，德皆化苗民，不常於明明之教，無敢蓋也。鰥寡也。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墨子表記，並畏作威，文例作威是也。○德威德明，猶言威德明。德惟威，惟明，謂乃命三后，恤功于民，惠也。伯夷降

典，折民惟刑。墨子，折作哲，漢刑法志作哲，哲與此同，宜下從二書，作哲，音義云：折，馬鄭王皆音哲，馬云：智也。○伯夷下典禮，乃惟法于哲民也。孔叢子，孔子謂于仲弓曰：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是以折字為解，然孔叢子之為書，成于古書過謬之後，雖稱禹平水土，孔子之言，而假託為真，則不足據信焉。禹平水土

主名山山川

陳師凱曰爾雅所謂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

稷降播種

農殖嘉穀

用種章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墨子殷作假

格王、漢書作先假

王是也格亦正也

士制百姓于

刑之中以教祗德

祗音支○士皋陶之官中守正之名指禮義謂中下文中字皆

同祗德即守禮義也

宋儒為下無過不及之名者不知中庸之義誤也

穆穆在上明明

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穆穆敬和也灼光明也上下敬明灼然于四方各勤其德者得刑之中故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

惟止于富人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而表記忌下有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而表記忌下有惟止于富人

惟止于富人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而表記忌下有惟止于富人

○敬忌見康誥

擇言非先王法言不敢道是口無擇言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

配享在下

元善之長命而善之長者身為天子也配享在下舜有此德故配天享國在下

也對天曰下此為下文

天相民作配在下起本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呂侯雖稱王實戒穆王使有司下濫刑也舊解云非汝惟為天牧民乎恐非矣上文云天德此天牧疑天德誤言

汝惟作天德何與竟舜異邪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

播刑之不迪

舊本無不字緇衣篇引此而有不字鄭玄曰行字今按非行此無者却脫

誤○今汝有何所監非此

伯夷典而施刑之不道哉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

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

惟思也

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

惟思也

即上麗刑也、吉恐言誤、上云、擇言在身、擇言在人、謂以兩辭偏頗、斷罪人也、言今汝有何所懲、思此苗民之法、不察於附人于刑、無惟時、庶威奪貨、斷制、擇言于人、而觀中五刑之守正、

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

罰乃絕、厥世、斷丁亂反、○惟思也、管到以下三十

謂五虐之刑、亦戒之之辭、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

聽朕言、庶有格命、格、指上伯父以下、今爾罔不由

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罔無也、不必訓

母、言今汝使人不齊均者、視日勤者、天齊于民、能勞慰之、其不勤者、却不能戒之、

在齊均、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此言天所以齊于使人、

言天使我知萬機之政、我一人一日而非能終其事、而惟能終其事者、在得人使此、此君臣齊均共事也、按穆王有如此、爾尚敬逆天命、照上廢以奉我

一人、君臣齊均志、雖畏勿畏、雖休勿休、蔡沈曰、畏

蠡曰、雖有可威可美之事、勿妄威之、美之、妄威之、美之、亦使人不齊均也、又猶下慰日勤、不戒不勤、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其可威則敬、五刑威之、其可

均也、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天子曰

善也、如此則國安、而永保其位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墨子、祥作、誤、在今爾

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度待洛反

作言下二非作不○墨子以不及為不及及于堯舜是也言汝安百姓何得擇言于人何敬而為不刑

乎何度而為不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徐廣曰一

作遭○蔡沈曰兩造者兩爭皆至也周禮大司寇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

孔安國曰五辭入五刑之辭張守節曰漢刑法志云周官有五聽之法一辭聽二色聽三氣聽四耳聽五目聽

曰師士師也此以下無五辭簡孚正于五刑史記作

信○蔡沈曰正質也孔穎達曰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蔡沈曰不簡辭與刑參差不應孔安國曰出金贖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蔡

曰不服辭與罰又不應也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

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孔安國曰疵病

官同官位反及囚辭內親用車貨行貨枉法來舊相往來蠶曰孔意各分為五疵按不必然惟官惟

反一疵也言眠獄官使其反當聽者也惟內惟貨惟來又一疵也來作求是言入貨于內官而求免

也按史記云五過之疵官獄內獄五刑之疑有赦

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孔安國曰刑疑赦簡孚

有衆惟親有誓史記貌作訊○簡孚即五辭之簡

衆多不知當麗于何刑也惟貌有誓無簡不聽具

考察其容貌而知之周禮五聽是也無簡不聽具

嚴天威史記具作其○簡略也下與簡孚同言其

之明威此應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亦辟

上克天德

錢戶關反、並下皆同、史記、墨作黥、錢作率、音刷、或云、亦作選、○孔安國曰、墨、刻其額、而涅之、六兩曰

錢、錢、黃鐵也、孔穎達曰、今銅也、劓、劓、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史記、

倍、下有灑字、徐廣曰、一作徒、五倍曰徒、灑、音、戾、○孔安國曰、劓、截鼻也、倍、百為二百、錢、判、

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史記、判、則、足、也、倍、差、謂、倍

之又半、為五百錢、張守節曰、倍、中之、差、二百、去三分一、合三百三十三錢、宮、

罰、六百、錢、閱、實、其、罪、史記、六、作、五、○孔安國曰、宮、

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孔安國曰、死刑也、

名、唐虞已來皆有之、未、知、上、古、起、於、何、時、也、漢、文、

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則、足、割、勢、皆、法、傳、於、先、

代、孔、君、親、見、之、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

其、刑、宮、周、禮、註、云、丈、夫、割、其、勢、女、亦、閉、於、宮、中、

墨、

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

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

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子、孔、叢

作、罰、○上、下、猶、甲、乙、比、方、也、猶、同、言、甲、乙、同、罰、則

罪、人、無、不、欲、用、僭、亂、之、辭、而、苟、免、有、司、無、不、欲、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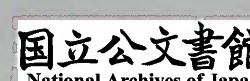
僭、亂、之、辭、而、濫、刑、罰、不、越、辭、

辭、不、越、情、此、無、僭、亂、辭、也、

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言、當、服、上、刑、其、罪、有、下、稱、

謂、大、罪、非、終、是、也、又、當、服、下、刑、其、罪、有、下、稱、于、重、理、

則、轉、服、上、刑、所、謂、小、罪、非、肯、是、也、刑、猶、如、此、諸、罰



輕世重、又云、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書曰、維齊非齊、周禮大司寇云、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要緊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極于病也、病者受罰之疾苦、**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困、**因非在中**、佞、口才、良、良實、謂罪人之口才良實、舊

口才、斷獄、惟可下察其良實、以**察辭于差非從惟從**、斷獄、如此則無非守中正、**哀敬折獄**、孔叢子、哀敬作哀矜、是也、○蠡曰、察辭

從、與上文惟齊非齊、反對、哀矜折獄、與上文皇帝**必斷以其情、**又曰、哀矜折獄、何謂也、孔子曰、察貧

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

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刻、故宥之、**咸庶中正**、啓、啓行、啓、通、達、其理也、孔穎達曰、須

救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明啓刑書、**之台、然、孔安、**其刑其罰、其審克之**、之、皆小繳、**獄**、

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并、必政反、○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孔安國曰、官、長、諸侯、族、

非也、豈以族姓別異同乎、穎達每援孔傳、故云、喪**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

禩、此篇五舉所命之人、曰、嗟、四方司政典獄、曰、嗚

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曰吁來有邦有土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曰嗚呼嗣孫此雖詳略異辭然其所告皆諸侯百官朕言多懼有司御事之人素無論同族異姓也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朕言多懼言我前段所言者皆多所可惡敬者也故我敬

刑罰之道以有德之人刑罰欲猶臯陶用哲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相息

○今天相下民以我配天使在下猶舜配享在下明清于單辭單辭與兩辭

有司與罪人之辭也單辭謂各一方之辭言代天相民者宜承天意明清有司斷獄之曲直又明清

罪人告訞之曲直各質其一方故云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亂上文所謂僭亂之辭也中聽聽之以中正也而

辭有司與罪人之辭也言雖各為僭亂之辭而天無不正聽上下之兩辭一直無不中正聽上下之兩辭一直

無或私家干獄之兩一曲本文無天字者蒙上文

辭天之明清如此毋各以私飾其辭也獄貨非寶此以有司與罪人言而王意在有司

惟府辜功孔安國曰府聚也蠹曰此因有贖刑恐獄吏瀆貨故有此戒按府置罰金之府

功字未詳金滕公乃自以為功史記作質以身為贖也所謂辜功亦罪質也言罰金非為國寶今有

其有者以此報以庶尤永畏惟罰報猶債也尤咎為罪之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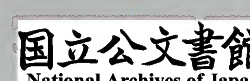
罰金債諸咎過者則令彼永畏此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此應下輕重

或當上刑却下服或當下刑却上服此似天亦聽之不中然非天之不中惟人人自取此輕重之命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今舊讀如字

○天罰有輕重之差而不究極者不敢天過庶民侮刑罰無有使政在于天下故也此所謂朕敬于

刑有德惟刑為此身



王曰嗚呼嗣孫弟所謂仲叔季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

中尚明聽之哉孔安國曰今往自今已往也也

也言何監而為不德其於治民哲人惟刑無疆之

之中正何得尚能明聽其訟哉辭于後世也此應伯夷降典哲人惟刑及朕敬于

刑有德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屬音燭○屬于五極

過皆得極而不愆也如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師

是則皆中正而有善也師也祥訟誤已見言受王命

文侯之命

文侯名仇見于左傳按史記成王之弟為唐

叔虞虞生晉侯燮燮生武侯寧族寧族生成

侯服人服人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曰宜曰

生僖侯司徒司徒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王

費王生文侯仇殤叔成師左氏宣十一年傳

晉隨季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

輔周室母廢王命又隱六年傳周桓公曰我

周幽王二年即位又云幽王十一年申人鄩

人及大戎入宗周弑王及王子伯服執褒似

以歸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曰于申為之

平王元年辛未王東徙洛邑錫文侯命晉侯

會銜侯鄭伯秦伯以

王若曰父義和孔穎達曰觀禮天子呼同姓諸侯為

伯父文侯同姓此不云伯尤親之也

義曰下文云惟祖惟父指御事者蓋幼主親臣之

辭非必拘同姓也孔安國曰義和蓋文侯之字鄭

去曰義讀為儀儀仇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康誥云

皆訓匹故名仇字儀儀丕顯文武克慎明德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六

三十一

文侯之命

文王克明德、先舉昭升于上、敷聞在下、問音惟時

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文記作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厥辟、左右音佐、佐辟必亦反、下同越小大謀猷

罔不率從、猷亦謀也肆先祖懷在位、懷安嗚呼罔予

小子嗣造天丕愆、孔安國曰、罔痛傷造、愆過也

罔予小子、乃知天子遭罔凶之稱殄資澤于下民

也、訓造為遭、古音通、說見于大誥即我御事

罔或替壽俊在厥服、漢成帝紀、作罔克替壽、咎在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

一人永綏、在位、言我幽王為犬戎所侵、絕資澤于

而我則無能命之、曰汝祖父輩、其恤父義和、汝克

昭乃顯祖、孔安國曰、汝肇刑文武、肇敏用會紹乃

辟、會合也、乃辟、周先王文武成康之屬追孝于前

文人、謂晉先侯、汝多修扞我于艱、安國引周禮戰

功曰多、扞、扞城之扞若汝予嘉、與惟予汝辜、大法

嘉我、王曰父義和、行、文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勞

用賚爾拒鬯一卣、江漢詩云、登爾圭瓚、拒鬯一卣

此宣王錫召虎之詩也、由此觀之、古彤弓一彤矢

百盧弓一盧矢百盧一作旅○周禮司弓矢掌六

大、唐弓大弓、按學射者使者勞者、王制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詩序云、彤弓、天子錫有

功諸侯也、左氏僖二十八年、襄王錫文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其數不同者、周禮司勳云、凡賞

無常、輕重視功、是也、馬四匹、一乘、父往哉、柔遠能通、惠康小

民、無荒寧、齊惠、愛惠也、荒寧、猶簡恤爾、都、用、成、爾、顯

德、簡大也、恤、愛惠也、

費誓費音秘、史記作勝誓、司馬負曰、尚書柴誓、柴地名、即季氏之費邑地、尚書大傳作鮮

誓、鮮猶也、言於勝地、誓衆、因行、猶田之禮、以取獸而祭、蠶曰、本文云、杜乃獲、斂乃寘、無敢

傷、牝、此因、猶田而誓衆也、鄒季友曰、今沂州費縣西、有古費城、去曲阜故城三百里、

經云、甲戌我惟征徐戎、不知其征伐、在何年矣、嘗按竹書紀年、成王十三年、王師會齊侯

魯侯、伐我、恐此其時之事也、蓋伯禽就國之後、徐戎以武庚之故、猶未服、從于周、所以有

此誓也、司馬遷不知此義、以為伯禽即位之後、管蔡等反、徐淮從而興、果如其言、則與洛

誥、抵牾、宋儒亦以此篇為周公東征時之事、故其於洛誥、曲言僻說、無所不至、而於此篇、

却引蘇軾、而謂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習徐戎、並起、嗚呼、是何言與、其言已久矣、

者、非謂往、日與武庚共叛之時、耶、何其說、拘庚與、孔安國曰、費誓、秦誓、並諸侯之事、而連

帝王者、猶詩錄、商魯之頌、此說恐非也、費誓雖魯侯之事、其伐徐戎者、則為周室也、非如

穆公與晉戰也、若以其書、為非帝王之事、連之卷末、則君奭篇、亦諸侯之事也、宜連之卷

末、何得在上乎、夫書之失、叙也、舊矣、焉知此篇、古時叙、列于上、後有如孔者、移在此

公曰嗟人無諱聽命蓋諸侯誓命之辭徂茲淮夷徐

戎並興徂往也猶言往昔與下文今對徂時武庚之時淮徐所居戎夷應殷庶之招並興

善敎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敎連條反敵舉大

日嚴謂穿徹之甲繩有斷絕則理治之也敵猶繫也王肅曰有紛繫持之孔穎達曰紛如綬而小繫

於楯以持之蠡曰推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

刃無敢不善鍛都玩反以上語往昔二無字不

今惟淫舍牯牛馬舍音捨牯工表反下同○今對

捨也牯開牢也言往昔汝應周公之招伐淮徐繕

完兵器無不至者無不善者今我率伐徐汝為獮

放捨在牯之杜乃獲斂乃窵無敢傷牯杜本又作

牛馬樂者何杜乃獲斂乃窵無敢傷牯杜本又作

反斂乃結反窵疾郢反○孔安國曰獲機檻窵穿

地陷獸杜斂並窵也故還在牯之牛馬者因汝樂

田獵設中獲窵汝杜牯之傷汝則有常刑周之法度

塞之勿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周之法度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推文例勿當作無

氏僖四年云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曰牝牡相誘

謂之風徐氏筆精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曰風

越之越蓋伐徐陳此郊恐費人侵掠之故有此誓

祗復之祗音支○求我高賚汝孔安國曰乃越逐

不復汝則有常刑第二無敢寇攘踰垣牆寇攘竊

垣誘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第三甲戌戎惟

征徐戎甲戌戎徐戎也不言峙乃糗糧無敢

不逮時丈里反下同換去九反○爾雅云時共具也大雅云以時其振註云時積也說文云換

熬米汝則有大刑第四戒上三戒云常越逐不復竊

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此當云糗糧不逮汝則有大刑而無糗糧不逮一句者并下二戒皆變文

魯人三郊三遂孔穎達曰此謂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一家一

人則一鄉出一軍三鄉出三軍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誓其人民簡其

兵器以起征役則一遂出一軍三遂出三軍鄉為

丘遂為副耳陳師凱曰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郊

王制註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

里之郊蔡沈曰國外曰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時乃

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孔安國曰題曰楨旁

牆端之木旁謂牆兩邊障土者蠡曰欲築汝則有三軍之壘故使費人供材也甲戌恐衍文

無餘刑非殺第五戒推文例當云汝則有大刑無餘刑非殺五字疑古釋常刑註脚誤

入于魯人三郊三遂時乃芻芟無敢不多鄭玄

曰芟芻芟芻曰汝則有大刑第六戒

秦誓

小序云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陸德明曰事見左氏僖三十二年

及三年傳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孔安國群言之首

之本要蔡沈曰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蠡曰群言之首未詳二說亦未穩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盡自如是則多盤樂如是者指

下所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難哉上十五

字長短對句俾如流言改之速穆公惟不聽蹇叔之言而不責孟明西乞白乙之敗所以服膺此言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若逾踰同若魯若之

云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古之謀人暗指蹇叔未就予者蹇叔

曰穆公未就予言左氏所謂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聽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此

不就不蹇叔言也忌語辭如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已其忌通惟今之謀人姑將以

為親周北門左右免曹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又文嬴請三師于

晉侯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待而食之不厭此

足見三師之為人雖則云然尚獻詢茲黃髮則因所愆則雖

與雖則如燬同周人字法此公悔過之言雖則云然指上曰未就予言雖蹇叔曰穆公不能用我我

尚謀詢之則無取此敗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波番音

番番同鬢白貌北山詩云旅力方剛朱熹曰旅贅通脊骨也正與此同言番番黃髮良士膂力所為

雖老耄愆事我猶用之我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

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連反馬本作偏○舊讀欲

字絕句惟截以下屬下大雅云崇墉仡仡毛傳云高大也按勇夫之仡仡自高也蔡沈曰截截辨給

貌論便佞也按晉侯許三師先軫怒之公使陽處父追之及河則在舟中處父釋左驂以公命贈之

孟明曰君之惠不下以累臣繫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三年

將拜君賜、此足見彼辨給也、俾君子易辭者、言賢者直言以諫君、而諛言之徒、沮之易其辭、譖告之也、

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蔡沈曰、皇大也、蠡曰、言我雖多有賢不肖

之臣、只不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明思之故、如下、

焉、其如有容、禮記、介作介、是也、馬本亦同、猗、禮作焉、其如有容、如下、

斷斷、決絕也、猗、語辭、如我猶為人、猗之、猗、言如下、个、小臣、絕無他技能者、亦其心休休、則如有一可容

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報反、

○無技能、猶如是、不啻自其口出、是能容之、禮是况於有技、彥、聖、手、

下同、○不啻、說其美、亦能容進、以保我子孫、禮、以下有

黎民亦職有利哉、禮、民下有尚字、無職字、○言以是使安我子孫、不啻子孫

有利、我黎民、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冒、莫報反、禮亦主有利哉、

反、○疾、嫉通、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媚、嫉、嫉、妬也、

禮、違、作通、○孔安國曰、違、違背也、達、達于上也、如是、是人、不能容賢也、仇、仇、勇、夫、論、言、當如是、

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民亦相謂而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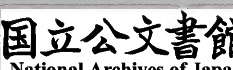
杞隍曰、由一人、杞、五、忽、反、隍、倪、結、反、○孔安國曰、

人謂君、蠡曰、由一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蔡沈曰、

君視臣之不明、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懷、安也、

蠡曰、尚猶慶善也、善知臣之賢不肖故也、

焚書收燼卷之六 大尾



大書抄
卷六
四十二
涵月樓著述目錄

涵月樓著述目錄

鬢髮山人集 初編 十五卷 平氏春秋 先生少時作 二卷

焚書收燼 并附錄 七卷 讀論語 十卷

大學考 一卷 易筮探賾 一卷

律量全編 四卷 唐詩格 二卷

經學或問 國字 三卷 鄉葬略言 國字 二卷

孝經考 一卷 墨子箋 三卷

印別 一卷 古碑考 一卷

總計十四部五十三卷既成

諸葛詩傳 國風小雅既脫藁稿已成而錐門大雅三頌未成編政語人未許輒見之

大書抄 目錄 五十二 涵月樓著述

書水燭
目錄
三十一
漢人抄本

李王文解

涵月樓雜記

右四部未脫藁

我鬢髮先生生平所著作雖門人謄寫藏篋而有未洽世焉者雖親炙與社盟而有未許覽焉者今也焚書收燼刻成逸等辱在絳帳之末私喜此書之行于世聊附其目以視四方君子爾

寬政七年乙卯之秋 東都 川邊逸謹誌

